

萧友梅办学的基本特色

——以国立音专为例

黄旭东

内容提要: 国立音专并非中专,而是萧友梅先生创办的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校,倾注了先生整整 13 年的心血(含 2 年“音乐院”时期)。文章从音专的学制、师资队伍、教学活动、艺术实践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国立音专办学的基本特色。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萧友梅的不少办学经验仍然值得学习、继承与弘扬,尤其是在从严治校、师资建设、质量要求、秉公处事、不徇私情等方面。

关键词: 萧友梅; 国立音专; 师资队伍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70(2012)02-0034-04

萧友梅 1884 年 1 月 7 日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先后留日(1902~1909)留德(1912~1919)15 年。1920 年春回国后,在北京教学、办学 7 年;1927 年 11 月在蔡元培支持下于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1929 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办学 13 年,1940 年 12 月 31 日去世。本文介绍的,是与“国立音乐院”一脉相承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音专”)时期萧友梅办学的若干基本情况。供大家了解参考。

首先必须说明一点,“音专”究竟是一所高等音乐专科学校,还是“中专”。因为 2007 年上海音乐学院 80 周年大庆时,陈聆群先生在《音乐艺术》第 3 期发表的《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业十年》中明确把它说成“中专”。陈先生在文中一方面说“依靠校长萧友梅和全体师生员工经艰苦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了”“一所真正的高等音乐学府”;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把国立音专定性为“中专”;说“……有了这许多高水平的教师,音专就能在被‘降格’为中等专科学校的情况下,维持着高过于中专和相等于高

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水平。”

“音专”究竟是一所什么等级或性质的学校,这是必须要明确的。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国立音专”是“中等专科学校”吗?》,发表在《人民音乐》2009 年 10 月号上;与此同时,我还电邮向桑桐院长请教,他随即复信说,“陈聆群对国立音专的‘等级’有误解,你的论证很充分,符合实际,有说服力。”^①不过,在这里还须说明一下,在旧社会,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不高也不被重视,这是不争的事实。按 1931 年 3 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修正专科学校规则》第五条甲乙丙丁四类 42 种专科学校来看,“音乐专科学校”排序在“丁类”8 种学校的第四位;开办费仅有 6 万元,其地位确实很低。但地位再低,却并非“中专”。在校刊《音》上刊登的教育部给“音专”的许多“命令”,是同时下发给各大学的,这说明“音专”,包括当时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都享受高等学校待遇。据《音》第 45 期(1934 年 6 月号)所刊,教育部颁发《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令大学应设置研究院或研究所,研究生从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这

收稿日期: 2011-11-16

作者简介: 黄旭东(1935~),男,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100031)。

个文件,“音专”也属下发单位之一。还有,《申报》索引中历来将“音专”列入高等院校。很明显,当时国家教育部直接主管的国立专科学校均属于高等院校,为大专性质。根据专业的特殊情况可设本科和研究班,就如现在的大专院校如果具备条件也可设本科班。

“音专”倾注了萧友梅整整 13 年的心血(含 2 年“音乐院”时期)。在这 13 年间,概括地说,萧友梅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从严治校,秉公处事;严于律己,不徇私情;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待人慈和,帮困扶贫;淡泊名利,急公好义;谦虚谨慎,务实求真;不知疲倦,积劳成疾……是真正意义上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萧友梅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时他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积极的爱国行动和凛然的民族气节,更是值得我们、值得后人永远景仰和学习。

下面我想从八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萧友梅在“音专”时期办学的基本特色。

1. 从音乐教育既普及又不被重视的国情出发,创设了不同培养目标的多种学制

“音专”的办学方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依据当年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当灵活;过去常有人说萧友梅办学照搬西欧的一套,这是不妥的。“音专”早期的学制,分设预科、专修科、选科、特别选科、师范科、本科和研究班。1931 年起又增办附设高级中学、高中师范和补习班。就专业设置而言,分设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国乐 5 个组。据现有资料统计,从 1927~1937 年的 10 年间,总共有 699 名学生先后入学就读,其中绝大多数是选科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毕业或修了课程,就被社会聘用;各科毕业生或修了生仅有 54 名:其中本科生 4 名、本科师范 22 名、师范科 12 名、高中部 5 名;选科高级修了 5 名、中级修了 7 名。而且必须说明,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直接招到的本科生一个也没有。这 4 名本科毕业的学生,都是由预科或高中班或高中师范的资格考入“音专”后,在学校用了几年的苦功学习才升入本科的。

下面简要介绍几位著名的“音专”已故选修生、毕业生——

声乐教育家喻宜萱(1909~2008),她是 1929 年 9 月考入“音专”高中师范科,1932 学

度上学期高中师范毕业后进本科师范组,1933 年 6 月毕业;是当年“音专”3 名首届毕业生之一;其他两位一是本科钢琴组李献敏(她是“音专”唯一的从预科读起,一直读到研究班后由萧友梅推荐获庚子赔款选送留学比利时皇家音乐院,后又往巴黎深造,是首位登上布拉格国际音乐节的中国钢琴家);另一位是选科高级班钢琴组裘复生。

理论作曲家贺绿汀(1903~1999),三进三出“音专”:1931 年 2 月第一次考入,成为钢琴、和声选课生,一年后离校;1933 年第二次考入,在 1934 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风”钢琴创作比赛中,以《牧童短笛》获头奖,崭露头角;1935 学年度又考入选科理论初级班,1937 年夏自请退学。

钢琴家丁善德(1911~1995),1928 年考入预科,先以擅长的琵琶为主科,不久改学钢琴,师从查哈罗夫,1935 年本科毕业。

作曲家江定仙(1912~2000),1930 年考入,成为钢琴(导师吕维钿、查哈罗夫)、理论作曲(导师黄自)的选科生,至 1934 年;1936 年继续随黄自(1904~1938)学作曲。

曾在“音专”就读过,就我所知还有:声乐教育家周小燕(1918~),且至今还参与一定教学活动;指挥家陈传熙(1916~2012),广西南宁人,他是由萧友梅建议、教育部发函,省教育厅主持考试选拔享受公费进“音专”的边远省区受惠者之一;理论作曲家、音乐学家钱仁康(1914~),1935 学年度以理论作曲为选科考入,1936 年转到高中班,1941 年本科毕业;钢琴专业的钱琪(1912.3~2011.9)是“音专”毕业生中的百岁寿星。

“音专”培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建国后大多成为音乐教育领域的领导骨干、教学(研究、表演)骨干。

2. 以传授西洋音乐理论与技术为主,也不忽视民族音乐的教学与整理,教学要求极其严格

一所学校,能开什么样的课程和开多少课,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学水平与质量。据 1931 年 10 月修正呈报教育部备案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则》中的规定,举例简介如下:

(1) “理论作曲专业主科”(分初、中、高三级)须学完 14 门课程才能升级或毕业。它们是“和声学”、“高级和声”、“键盘上和声实

习”、“练耳与默谱”、“单对位”、“复对位”、“配器法及实习”、“曲体学”、“和声解剖及乐曲解剖”、“赋格曲做法”、“名著研究”、“乐队指挥实习”、“自由作曲”和“国乐编制法”。

(2) 学校还明文规定,凡正科生以理论作曲、钢琴为主科的学生,必须选修国乐一种,至少试学一年;1938年起萧友梅又亲自开设《旧乐沿革》即古代音乐史的讲座。可见“音专”并没有忽视民族音乐的教学。

(3) 各科初级学生考试及格而分数不满75分者,不得升入中级;中级考试,不满80分者不得升入高级;高级考试,不满90分者,不得入研究班。

(4) 毕业考试科目须五种以上。其中至少三种是包含全学年的课程。

(5) 选科生,必须修了“普通乐学”、“视唱练耳”和“和声学”三门课程才能领取到修了证书。

(6) 表演专业的技术考试,采用会考制,并要邀请校外音乐专家列席批评。

仅就上述几条规定,基本可知当年“音专”的教学内容与要求之严格。

3. 把师资队伍建设和放在首位,网罗社会贤才,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准教师来校任教

国立音乐院与“音专”时期的专业教师有杜庭修(合唱)、王瑞娴(钢琴)、李恩科(钢琴)、朱英(琵琶、笛)、青主(理论作曲)、萧淑娴(钢琴)、吴伯超(钢琴、乐学、二胡)、黄自(作曲理论)、李惟宁(钢琴、作曲)、赵梅伯(声乐)、陈洪(理论作曲)等,这些教师他们都是当年国内具有真才实学的著名音乐家。

外籍专业教师有俄籍吕维钿夫人(钢琴)、意籍富华(小提琴)、俄籍余甫磋夫(大提琴)、苏石林(声乐)、匈牙利籍华勒(视唱)等等。这里介绍三位外籍教师。

一是1929年聘任的钢琴家查哈罗夫(1888~1943)。他是彼得堡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留校任教7年。1920年代末到中国,1929年受聘为“音专”特约教授兼钢琴组主任。他开始十分傲气,瞧不起中国学生,不愿应聘,萧友梅以人才难得,一再恳请,“三顾茅庐”,倍加礼遇,以月薪280元(一般教授为200元)聘任,而且只教8个学生(一般教12个学生)。他一上任,兴趣就

来了,愿意教更多的学生。于是就增加到15人,月薪400元,与校长相同。萧友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深知办学以师资为本,极其看重人才。查氏在校任教12年,不仅传授演奏技巧,还向学生介绍了大量世界钢琴文献,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修养,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李献敏、李翠贞、丁善德、劳冰心、巫一舟、范继森、吴乐懿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二是小提琴家富华(1900~1981),1921年应梅百器聘来沪,历任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小提琴、独奏演员、副指挥。1928年受聘为国立音乐院兼任教员,后为小提琴组及乐队乐器组主任。我国第一代小提琴家如戴粹伦、陈又新、徐锡绵(即徐威麟,后为美国朱莉亚音乐院小提琴教授)等均出自其门下。1949年后留在上海人民政府乐队(前身即工部局乐队,后改名上海交响乐团)任首席小提琴兼指挥。1952年赴香港任中英交响乐团(即今香港管弦乐团之前身)指挥。

三是大提琴家余甫磋夫(1894~) 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音乐院,曾执教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国立音乐院。1920年代初来沪,任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大提琴。1928年受聘为国立音乐院大提琴组主任兼乐队教练。张贞黻、李元庆、朱崇志等大提琴专业的所有学生(包括李献敏、钱琪等人的选修课)均受业其门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大提琴专业演奏及教学人才。

4. 实行学分制与技术考核相结合的教学管理体制

所谓学分,当年教育部有明文规定“凡须课外自习之科目,以每周上课一小时,满一学期者为一学分,实习及无须课外自习的科目,以两小时为一学分。”学校对所有主科定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技术等级,规定了不同的学分标准;每一个等级的提升,都必须经过由校长、教务主任、专业组长、主科教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的升级考试,合格者才能升级。

对学分的要求,以1935学年度公布的本科作曲理论专业为例。规定应修学分总数为150,其中主科60学分,副科钢琴30学分,其他为合唱(4)、音乐史(8)、国文、英文(各12)、德文或法文(12)、选修课(12)。钢琴、声乐两个专业,要求也是150学分。乐队乐器(大小提

琴、小号、长笛等)和国乐 120 - 150 学分(见 1935 年 9 月号校刊《音》)

5. 课堂教学、艺术实践(详见《试谈“国立音专”时期规范化的学生演出制度》一文)、科学研究(编辑、出版)三结合,全面兼顾

第一项教学很明显也容易理解,从略。这里主要介绍科学研究。据现有资料,以“音专”名义先后办过 4 个刊物:1929 年 5 - 7 月出版《音乐院院刊》3 期;1929 年 11 月~1937 年 10 月出版校刊《音》64 期;由教师易韦斋、萧友梅、黄自主编的季刊《音乐杂志》4 期(1934 年 1 月~11 月),它是由“音专”教师组成但不属于学校的一个学术社团“音乐艺文社”办的同仁刊物;还有由陈洪主编的《音乐月刊》1937 年 11 月创刊、1938 年 2 月停刊,共出 4 期;1939 年 6 月由陈洪编的《林钟》,仅见一期。“音专”的学术氛围及其浓郁。

出版的书籍仅 1933 年的就有青主(廖尚果)的《诗琴响了》和《乐话》(音乐美学著作)、华丽丝的《音境》(歌谱)、萧友梅的《普通乐学》、《和声学》、《新霓裳羽衣舞》(钢琴曲);黄自的《春思曲》(歌谱)等等。

6. 依靠全体教师,民主办学

全校各项工作,由校务会议、教务会议、事务会议、训育会议来讨论决定(还有校务与教务或训育或事务联席会议)。据目前所见史料,自 1930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 1 次校务会议起,至 1937 年共举行了 92 次校务会议。学校根据需要,还举行教职员全体会议,比如 1936 年 11 月 24 日为捐款支援绥远抗日将士,由校长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每人认捐,当即以“音专”名义将捐款送《申报》馆转交。

7. 建设起了一套规范化的艺术实践制度

学校明文规定,凡本校学生,均有出席演奏会之义务。演奏材料过多时得增加演奏会次数。全校性的优秀生演奏会每学期举行一次,春季以 4 月底、秋季以 11 月底为演奏期,以表学生成绩。学校专门成立音乐会委员会负责办理全校演出事宜。(详见《试谈“国立音专”时期规范化的学生演出制度》)

8. 经费拮据,精打细算,一切为了教学,全校收支公开

当年教育部对“音专”的经费卡得很紧。

规定应给 6 万元开办费,每年经常费 5 万元,不但始终没做到,而且该发的经常费还一再克扣。学校第一学期预定的每月经费 3000 元,1927 年 11 月开办时计划招收 50 人,但招生太迟没有招足,政府立即扣去 400 元,改为 2600 元。第二学期招足了,每月也仅仅领到 3060 元。不但应给的没有给足,还要拖欠。比如 1931 年度竟欠 6 个半月经费,学校如何运转,困难可想而知。但是,萧友梅带领大家,极力撙节,1929 年度以后,学校已有 5500 余元的仪器及乐器,价值约 6000 元的书籍,2500 元的校具,学生增加到 90 余名(照当时的经费只能收 80 名)。

经过几年的精打细算,学校有了一定的结余款。别的学校,有的买了汽车,“音专”没有汽车,照例可以买。但萧友梅考虑到学校还没有一台可供音乐会使用质量比较好的钢琴,于是就用这笔钱买了一架德国造的伊巴赫牌三角钢琴。据廖辅叔先生说,上海音乐学院将其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留。可惜前几年就听说这架琴已找不到了(但愿是谣传)。

当年如何使用节省下来的钱,也要开会研究。比如,1930 年 6 月 13 日在主持召开的第 8 次校务会议上,对 1929 学年度的结余款 2300 元的使用,经过讨论,决定作为添置办公用品和购买书谱、乐器所用。

“音专”每个月的收支情况,均向全校师生公开;在校刊《音》上登载。这在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界,据说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也是没有一所学校做得到。

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中国八大专业音乐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可否与萧友梅办的“音专”对比一下,看看哪些仍然值得今人学习、继承与弘扬,哪些应该毫不留情地摒弃。

注释:

① 桑桐院长致黄旭东信全文:

旭东先生:陈聆群对国立音专的“等级”有误解,你的论证很充分,符合实际,有说服力。最后一页上重庆的“上海国立音专”抗战后的“上海国立音专”,均需改为“国立上海音专”,这是与原“国立音专”名称上的不同处。另外,有趣的是国立音乐院虽改名国立音专,但英文译名保持未动。

桑桐 2009.3.27

THE ART OF MUSIC **No. 2 , 2012**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Contents

Idea/Concept

History of Comprehensive Stage Art: Abs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JU Qihong(6)

In the author's view , Chinese local operas (*xiqu*) and opera , musical and dance drama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can be attributed to “comprehensive stage art”. The present discipline barrier put it in an awkward situation when it comes to its orient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two solutions.

Surve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usical Ethnography – A Retrospect of Its Achievements for the Last Thirty Years /YANG Dianhu(13)

In its thirty-year development since 1980s , Chinese musical ethnography has formed three types , i. e. local records , scientific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 each with its own interests and value.

What Is Experimental Music? – The Concept , Origin and Context of “Experimental Music” /ZHU Ningning (23)

Based on field examination in the West ,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music analysis , the essay tackles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context , of “experimental music”.

History/Tradition

How did Ethnomusicology Come into China? /DU Yaxiong(31)

The writer questions the way and process of ethnomusicology'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by refuting its Japanese origin , both in the discipline itself and in its name.

Characteristics as Reflected in Xiao Youmei's Management of Shanghai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HUANG Xudong(34)

The Shanghai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was founded by Xiao Youmei. The article trea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in its system , staff , teaching , and practice , which is still worth our emulation ,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llection and Digitalization of Chinese Composers' Manuscripts: Practice and Thoughts in the Case of Xiao Youmei Archives /QIAN Renping , XIANG Yang(38)

Music manuscripts are valuable for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collection as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and thoughts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omposers' score manuscripts of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Library , with Xiao Youmei Archives as a case.

Two Elegies on Soprano Sun Dezhi by Chen Tianhe and Jiang Dingxian with Lyrics by Liao Fushu /ZHANG Xiong(51)

This essay focuses these two elegies co-created by Liao Fushu , Chen Tianhe and Jiang Dingxian in 1935 for the death of the student soprano Sun Dezhi of the National Conservatory , involv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profile of Sun herself.

Analysis/Research

“Analyse” , Article of MGG (Second Edition) /Gerold W. Grube , tr. by CHEN Hongduo(55)